憲章外史續編

泰昌注畧卷之十二

太學生臣許重熙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神宗長子在位一月改元泰昌壽三十九

葬慶陵

母孝靖皇太后王氏萬全人皇貴妃兄天瑞永寧侯

孝元貞皇后郭氏齊東人元妃兄振明博平侯

內閣三人方從哲　劉一燝南昌人　韓爌蒲州人

上於萬曆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誕生二十九年

月立爲皇太子四十八年庚申七月　神皇寢疾不
食且半月　皇太子未得見閣中止方從哲一人羣
省官卯闕請問御史左光斗曰公宜率百官問安從
哲曰　上諱疾郎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
[illegible]公問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
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公誠日
三問不必見亦不必　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門
公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
乎此何時尚問故事從哲不應明日壬辰九卿臺省
入思善門候問内監傳命且退卯午召見閣部大臣

尋郎出　皇太子與嗣宮門外遇光斗語東宮伴讀
官　上病亟不召太子非　上意今日已暮明晨當
力請入侍嘗藥侍膳向夜無輕出丙申　神皇崩遺
詔同司禮監輔太子二十二日丁酉以　大行賓天
浩刑　奉先殿○戊戌諭兵部戒嚴中外發帑金一
百萬犒九邊傳諭云　先皇特念九邊將士勞苦憫
恤至意○己亥罷天下礦稅諭云先年礦稅為三殿
二宮未建權宜採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官撤
回其加派地畝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餘
悉蠲免○給事中范濟世要從哲于會極門言大行

在籍以令旨行非便宜封還留中御史張澯曰留中二字天下方屬顏且旨奉父命繼述大孝也何不可行之有從哲繳送司禮司禮曰官家閱章奏恒申夜分某等何敢留遂發之○庚子諭內閣 先皇遺旨進貴妃鄭氏為皇后時鄭踞乾清宮托保護為名知李選侍被寵為請封后結權李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上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從哲承旨下禮部議○夜白氣如練過牛女歷軫翼良久乃散○辛丑頒大行皇帝詔○壬寅詔輔臣籌遼事銳意勦除朕不惜費○改戎政黃克纘尚書刑部○君塲張問達左都御

史○吏尚書周嘉謨請錄用廢棄諸臣命起科臣李瑾等爲寺司郎丞○遼將李懷信病免

泰昌元年秋八月丙午朔皇帝即位　天顏和而莊群臣稱慶○辛亥定二六九常朝○諭遼東經畧熊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爾調度戰守相機征勦暴露良苦賜銀段綵幣用彰恩施○戶臣李汝華開查九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五千合犒銀一百萬兩先是尚書黃克纘建議調南京浙江營兵至京募義烏沙兵赴遼兵部募兵之使四出初差部官繼遣科道然皆營差便省覲而已

所過驛遞騷動藉糾害事謬稱某某可將取人重賂輒形薦牘將多兵少遊食之徒糜費金錢附會索詐頗募市井壯丁僉點孱弱代更邊塞究竟無兵而內地徒滋紛擾山東川南反者四起貽禍至今云○南贛撫臣周悳秋起解存積銀助邊○上御朝念文華殿狹小朝班喧啾不肅諭內閣起建皇極門殿發內帑二百萬兩刻日興工○以王佐尚書工部佐清貞凝亮海內目爲人倫冠冕迂廻四十餘年始有今擢○起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科臣魏應嘉疏法祖四事一曰修身起居食息之間凜龍見雷聲之惕則

可以當萬幾而不勞二曰勤政天下流通于一心在殿對群臣之時多則天下治三曰親賢輔弼大臣托在心膂登拘翰林一局四曰納諫○巳酉命行取侍郎史繼階沈潅各尚書大學士辦事○科臣惠世揚劾御史劉廷元爲群小附和高下考選徐兆魁與之聲應氣求并核兆魁撫楚不職狀御史張新詔劾選郎陸卿榮原無現缺越次歷補紊亂舊章刑郎徐大化以考察黜吏卿榮受賄起用有旨兆魁大化俱留用○督餉李長庚議留漕糧十五萬石於天津以便來春遼運而抑遼餉本折于太倉銀庫○兵科薛鳳

翔上言二事一煌煌天語中山中使傳宣寺人不干豫政事祖訓極嚴可令口傳内旨啟人以不可知之疑乎務發閣臣票擬隨覽隨須處無假借之患一臣[illegible]而奏外惟憑章疏爲血脉一啟事而此報彼遺恐怠惰之易生務勤乙夜觀覽隨覽隨發庶無扃壅之患不報○吏科周朝瑞陳慎初三要　上怒其妄言黜之○戶科王繼曾請崇重諫官○御史王槐秀劾奏閩撫王士昌貪肆不法○御史張師孟劾奏延撫董國光封疆失事楚撫徐兆魁保奸養亂尚書黃嘉善調募失宜不報○吏科暴謙貞陳用人之概以

光新政。起鍾羽正饒伸萬建崑王佐秦聚奎劉文炳滿朝薦等寺部司官。御史張濮言雷同非國家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忘爭執自化是非不明則爭明則止乘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甚至不能自容則亦何益之有　上是之。遼東按臣陳王庭劾東夷入犯諸將失事之罪撫臣熊廷弼疏言各官功過不揜于是廷弼遂有謝事之志。御史舒榮都言遼事初興起楊鎬于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爲戰也本無戰情彌逢衆議就中之微意旣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察處縣令責

緣入遼虐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

于贊畫靡餉十有餘萬一朝脫遯宜乘此時一大創

以洗從來積玩○兵科魏應嘉請肅禁門出入并祛

放老廢宮女○吏部周嘉謨開列昔年爲國本建言

得罪諸臣王德完等名上凡三十二人有旨議用○

山東撫臣王在晋請加兵以固海防○以王紀爲倉

塲尚書戶部李汝華以國用不足請行加派徵收○

起陞王德完孟養浩等爲卿由是廢閑皆起至天啓

間一寺卿貳常二十餘人各寺幾于盈座○袁應泰

巡撫遼東代周永春○工科李若珪陳保聖躬定聖

志等五事○乙卯上不豫○遼東經畧熊廷弼奏請兵十八萬調發各處精銳充之應募多市人紀律素寬驍悍競起延綏都司袁大有督兵至昌平鬨訛言一夕解散將官招之不回所至流刼兵臣黃嘉善論大有罪提究御史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栢之失機而問袁大有之故縱何以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議者韙之○熊廷弼言遼東久無雨澤赤地千里遼瀋大軍已踰十萬歲計二百萬石戰馬七萬匹歲計荳七十五萬石遼地無從召買乞轉行各地方召買足數○丁巳 上御文華門視事畢

內閣隨從執酒金大扇睥睨門外 上遥見甚怒不言及班散前詞高聲達內 上大怒傳諭內閣朝儀並容褻慢以後各官務加敬慎○鄭貴妃尚在乾（詳朱氏史概）[illegible]有所進奏 上起居過勞煩懣是日御門力疾強出 聖容頓減十四日巳未壽節傳免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 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床褥間鄭貴妃日夕視疾屢趨 旨邀封太后再論內閣下禮部具儀侍郎孫如游力言查考本朝無例是日郭王二皇親遍詣兩臺省謂 上必不起訴宮禁危狀○御史史永安奏言路弘開敬陳交濟之道願

皇上臨御時親召對日舉溫言而詢和顏而受聽其可置其不可則明良喜起即在今日矣○陝西臨鞏開已將黃河泛白未將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共三日○以皇極殿開工在即咨行川湖貴三省撫督各商買木起解○火酋住牧定邊部叅將王杲協守延綏○御史張涍請嚴遏京城遊棍○李養正總督漕務陳邦瞻總督兩廣趙彥提督山東○庚申給事中楊漣奏申明禮制一曰禁衛森嚴著在令甲皇城之內摩肩掉臂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至班行中拜起未終喧鬨如市豈成法廷當查明憲典嚴加整飭一

日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外有午門朝見之儀凡機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商榷下至庶僚分管答應故人得效忠事皆停妥顧諸臣奏對之時逐衙門職掌宜問庶職守無曠一日人臣之道進退繇於自決黜陟皈自宸斷當以國家事權為重以臣子體面為輕宜去者去宜處者處無繫從格套曲賜勉留一日邇來奏章掉舌弄筆射覆藏鬮語涉含糊人可更換合申飭臣僚凡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言簡意盡不報○辛酉　上不視朝群臣上大行皇帝謚號先是閣臣方從哲擬定顯宗恭皇帝廷論未愜科臣魏

慶嘉具言，恭乃前朝末運帝謚，於先帝大德不稱，乃集議于東閣，改今謚。是日，廷臣大集松棚下，召鄭養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抗言責之曰：先朝不早定國本，皆繇汝家。今久處乾清宮，萌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噍類矣。莫謂舉朝無人，此自關汝家門禍福，宜早決之。養性唯唯，齊啓貴妃知之。封后之旨尚未收，廷臣謂閣臣當言，請擇謹愿內臣，奉皇長子移慈慶宮。從哲不可，謂宮中事非外臣得與聞，又謂移宮為離間。楊漣曰：上操心慮患，為日已久，今得為不得為，誰任其責？公喚鄭李家飯，做鄭李家官乎？從哲語塞。

御史鄭宗周上閣臣方從哲書責以用藥乖方之故冊立東宮之不可緩從哲乃奏言聖躬未愈請命皇長子別住慈慶宮○上生母皇貴妃謚○給事王繼曾言遼陽饑荒可憂內地胃破當議其言胃破者召募之兵與造海運之舟也○戶臣李汝華乞清查十庫收之積弊不允○順義王卜石兎下番僧喇麻請給勑命予之○差編修劉鴻訓給事中楊道賓往朝鮮宣詔○御史馮三元上言軍之剝也債帥爲甚則職方爲之開竇也今羽檄徵兵調募所用悉爲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進守者僅一故我之瀋陽使期

年而守鐵嶺再恭而守開原更假安排如此用兵不
待數年膏火自煎秋深易盡此立盤之術也兵貴用
謀何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有爲哉經臣告病之辭
似亦强弩之末乞敕該部急簡才望可任者備急取
資○癸亥命侍讀學士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各尚書
殿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閣臣方從哲定　皇弟瑞
惠桂三王府地名上瑞王乞改荆州桂王乞改衡州
惠王仍漢中○御史張潑言僉商之害戶部奏辦物
料入官其商貲本視爲可緩可急鑽之左右鑽之縉
紳領銀一萬商人得六居間者得四就領之而其身

家若掃矣奸商施欠非盡商人罪也支給不淸猶鼠
不無同眠而索取些須之餘即爲鋪墊不經之費常
例之禁請自巡視衙門始之○皇戚鄭養性請收
皇貴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特旨召舊輔葉向高
于家起舊講官尚書朱國祚爲大學士內閣進拜八
人前此未有也○兵部請官覆勘遼東戰將功次○
以孫如游尚書禮部○遼撫周永春請募遼人輸銀
敘功○以何熊祥爲南京右都御史衛一鳳尚書南
京兵部參贊機務○練兵詹事徐光啓言訓練之初
兵部定額六萬故統以總兵三員今堪戰者不過三

四千耳何用大䑛多一輩應用員役多一種廩給耗費似應議裁內屬令京營帶管外屬令近鎮管似爲便益○永平等府民戶歲有棗兒稻皮榜紙胖襖解送內監收勒費重民最爲患御史王象恆奏改解部從之○詔議元妃郭氏才人王氏尊號○壬戌 上召文武大臣及吏科河南道臣於乾清宮命皇長子出見諸臣○台州海門兵譟○南郊圜丘齋宮因先帝久不親臨皆頹壞不修太常少卿姚宗文以爲言勑工部修之○虜酋銀定歹青犯甘肅○乙丑給事楊漣言 聖躬違豫明是崔文昇藥誤所致醫家有

餘者泄不足者補文昇救相反之劑有心悞耶無心誤耶宜發司禮監究問召皇長子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寢貴妃崇封皇后之命○刑科魏應嘉乞斬罪將李如栢李如楨○姚宗文劾奏經畧熊廷弼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戢靡群策恃獨賢不足以成大事章下部議廷弼言宗文奉命閱視惟賦詩飲酒議者兩病之○命進選侍李氏爲皇貴妃未果○丁卯傳錦衣官宣楊漣并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吏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吏科臣范濟世

河南道臣顧慥進見時疑　上且杖漣示儆既入目
注漣久之諭曰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
○辛未再召諸臣於乾清宮進見　上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從哲曰臣等請皇
長子宜居東宮　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
該常在朕前極是因諭冊封選侍爲皇貴妃者再禮
臣如游對曰東宮冊立後典禮次第舉行　上首肯
群臣以慎藥請　上曰十餘日未用矣停視久之命
皇長子代諭諸臣乃退○御史王安舜疏陳養身六
要○加恩講幄舊臣○御史盧謙言士習橫肆錄教

官之訓不嚴。教官腹削修脯。厭飽蹊壑者。當急行斥逐。有司職任提調。不宜以保留保陞。刻錄立碑。借費彝體。○吏科范濟。劾奏鄭之范安放昭城之罪。○論德張愈請敕畿南八郡屯田。以足兵食。○麗江土官木增父子斬獲番衆人。詔加三品服色。○甲戌再召從哲等十三人于乾淸宮。諸臣問安畢。上顧皇長子諭群臣曰。卿等輔佐他。爲堯舜之君。語未旣。李選侍披幃而立。呼皇長子入。嘈嘈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含憤向　上曰。要封皇后。　上不應。復視群臣曰。輔他要緊。又云壽宮如何。諸臣以皇考山陵對。　上

日是朕壽宫仍諭要緊者再又問有鴻臚寺進藥官何在從哲對云有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召可灼進診視具言病源 上喜命趣和藥進 上飲湯輙喘藥進乃受 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宫門外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留日晚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 上恐藥力竭再進一丸亟問進後何狀云傳安如前至五鼓宣召急諸臣趨進而上以卯刻上賓矣

朱國禎曰 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

劫泄後猶能延見群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藥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誤加于天子則大不敬矣當如何擬議

群臣被召趨至宮門漣謂嘉謨汝華曰宗社事大嗣主無嫡母生母昨日選侍光景挾爭托以少主者此時宜急請見嗣君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之出宮移住慈慶為妥二臣以為然乃語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閽豎挺亂下漣大罵云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皇幼小汝等阻門不容人臨意欲何為

臨者郤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嗣皇嗣皇爲選侍阻于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强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首呼萬歲嗣皇曰不敢當群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回嗣皇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小爺害怕遽來牽嗣皇衣連叱之曰我等皆臣子有何怕爲共擁嗣皇登輿至文華殿嗣皇西向坐群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不允請于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宫一燝奏曰今乾清宫未淨　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

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　嗣皇首肯漣語中官曰汝輩受兩朝恩遇當赤心報國外事緩急在諸大臣惟調護　聖躬是在內諸臣事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即日正位者令中官宋再傳𨗃　嗣皇不允衆皆朝服待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漣不宜阻即位于今日漣懼語錦衣帥駱思恭嚴所屬緹騎稽察內外越二日丙子嘉謨疏請安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可移後殿御史左光斗奏曰李選侍不宜居乾清宮　殿下春秋十六齡不宜托婦人之手今不

早斷武氏之禍將見矣○從哲擬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允行之御史王安舜奏曰可灼即從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須以賞不可言也改旨可灼罰俸一年○御史鄭宗周請誅崔文昇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查○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嗣皇語毋子同宮

王安忿然宣言于外且將逮光斗楊漣選進忠于宮門問以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莫說李娘娘大惱今毋子一宮甚好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云何漣詫曰誤矣幸遇我諺云吃飯莫忤火頭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好好移宮異日封

號故在且　嗣皇年長矣即不奈選侍若屬得無懼乎進忠嘿然去科道惠世揚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曰今日選侍講垂簾行遽光斗矣漣曰無之出皇極門卿貳科道紛言欲上公本不果○巳卯選侍未有移宮意漣趣從哲曰明日　上登極矣尚可緩乎從哲曰便待初九十二移也罷漣曰天子無返東宮之理選侍不即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皆曰獨不念　先皇舊寵乎何遽迫如此漣叱曰爾等專意容結且汝輩食何家之飯敢云如是聲徹大內　嗣皇使人諭漣出着司禮監按益藏諸侍盡

收李進忠劉　劉朝等選侍踉蹌移至噦鸞宮

文震孟曰三案是非平心自見如梃擊一案事于宮闈未可推究揜過亦似善處紅丸一案所多在一賞譽之富家翁疾延請醫人翁面許重酬而遽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謬哉至于移宮一案自是閒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隱忍不移而開後日僭處之禍觀月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功罪自見矣

十月　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董其昌曰　貞皇臨御四十日感孚天下之人心有在善政之外而當青宮育德有夔夔無慄慄內廷菀枯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福王就國抱持慟哭張差發難　陛前曉諭　神宗以鄭貴妃屬　帝即跽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于天地遵奉遺命盈廷之爭竟不忍奪即虞舜大孝何以加茲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天下事將不可知然則國家無疆之祚皆四十日之所延耳

泰昌注畧十二卷終

天啓注畧卷之十三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熹宗悊皇帝 起庚申九月終丁卯八月

諱由校 光宗長子在位七年改元天啓壽二十

三葬德陵

母孝和皇太后 東平人才人 兄昇新城侯

皇后張氏 祥符人父國紀太康伯

內閣二十一人

少師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葉向高 何宗

彥隨州人 孫承宗高陽人督師駐邊

少傅朱國祚秀水人 朱國禎烏程人 朱延禧聊城人

少保沈㴶烏程人 太子太保孫如游餘姚人

尚書史繼階晉江人 周如磐莆田人 丁紹軾貴池人 李國𣚴

高陽人閑住 黃立極元城人 施鳳來平湖人

欽定

大逆僇屍太監魏忠賢肅寧人

次等充軍魏廣微南樂人

又次贖徒馮銓涿州人 顧秉謙崑山人 張瑞圖晉江人

上生於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月生十六年癸

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庚辰 上即皇帝位始歸乾

潛宫○辛巳　上命查六日內隨駕值宿文武諸臣○壬午科臣惠世揚劾奏輔臣從哲庸回比周妨賢病國有破壞封疆十罪而詔事鄭貴妃包藏禍心交結劉遜李進忠勸選侍占住乾清黨護崔文昇輕君上之身命為情分賞賚李可灼若奬其劫藥速亡為功種種悖逆罪不可勝誅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是在今日早討也○癸未御史倪應春獻治安策因言張居正作相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勳業爛焉惜其以寵利居成功末路身名俱敗語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非權而何以稱重也願　皇上予之以權

絲綸無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無旁落詎不休哉
○丙戌奴酋入撫順大掠而去以袁應泰巡撫遼東
○丁亥御史舒榮都劾遼撫周永春○乙丑御史馮
三元劾經畧熊廷弼大畧以不先取在野遺禾不焚
燒塲積貯資敵寇糧及與甲士授田浚隍增壘自守不
救北關等為無謀八請兵請餉以言要挾為欺右一
有吉會議廷弼疏請罷職勘問畧曰奴以六月陷開
原七月陷鐵嶺臣以八月至遼陽檄道臣韓原善赴
瀋原善不肯行屬按院勸阻比北關報至瀋軍一呼
而散亟遣分守閻鳴泰往鳴泰半路大哭而返北關

八又五百餘里不能援鐵嶺而修言援北關此道臣耳三元也臣之修守城湟臣自謂不失而所役卒皆守城者如柴賀李三帥所將戰士未嘗役也瀋陽之犯實無斬獲功若過求之必盡失將士心而加之獎借者以城堡無傷亦難事耳近邊五六十里之野賊爲我淸久矣不煩三元責臣淸也賛畫新兵一日而遴三千胡嘉臣挑選精兵二千聞江瀾聲誤驚賊至而奔潰三元言遼人可用臣不知也山東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去冬檄劉國縉往返三月備抄一門册回報不見一人團練三元言礦徒可用臣不知也

昔年征倭征播勦兵二十萬今奴酋何勢何地而評臣用多也五月間遼止兩監軍一按臣各分往盖瀋奉集臣獨臥遼陽兵餉不至疾呼莫省問朝廷要遼東情出危迫而謂要挾欺君臣不敢承也三元請去職以存遼願遂聽之○辛卯科臣楊漣劾廷弼宜自量才力早決去留毋悠泛議勦以誤國事○遼將李光榮馮大梁各報奴酋分路入犯瀋陽○楊漣劾本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請加誅斥○有旨命會議堪任經畧者○漣又奏嘉善盧套軟熟不疚不活決無久主中樞之理蒙面而入悠忽當事鎬栢之必敗溷過

今年與輔臣作馬上催戰之舉。三路敗衂。震驚宗社。清河撫順俱沒何等時何等事。而李如楨以酒肉之徒。儼然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原鐵嶺繼陷矣。乃拾[illegible][illegible]之殘級。上首功誰欺乎。二帥既歸。不請正法。聽其見朝。佯爲不知[illegible][illegible]何所顧忌也。僉募民兵。所過公行搶掠。其赴通州[illegible][illegible]蘇者。且許歸省。費國家幾許金錢。成河上之逍遙。是何法紀。至于推將領。尚視賄之多寡。而忠勇不問。低紆內閣。仰息中官。牢定脚根。不動人比之于象。謂其昂然大物。食廩無事也。皇祖彌留之際。嘉善親承召問。面任遼事。竭力今竟何如乎。居中調度

者如此即更經更撫總無益于成敗之數也○太常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何得三十日便已殂落　陛下以先帝之子不一問　先帝垂沒之事以報地下之恨乎李可灼崔文昇攻藥果否有意弑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庚子戶科王繼曾議經畧去留疏曰臣詢之朝論皆言崔景榮張鶴鳴袁應泰爲可用遂恐勝負無常或有騎劫趙括之慮請寬廷弼使自决如志灰力竭奪其軍未晚至如樞臣嘉善之當去人皆知之輔臣留之者何故豈中外不和調而可用兵者大臣受國厚恩薦文臣

卽起在籍者示恩薦武臣則崇有錢者以納賄衆寶有口不可爲也○刑科叅楊鎬失地狀曰鎬言閣部馬上催戰不[illegible][illegible]逆又言杜松故違節制不思如栢作遼大舉四路出師何不用如栢當敵而用松且旣薦進而獨以令箭招如栢歸者何意松果輕進何不以一箭令退也初鎬銳于出師松有難意密遣人投揭總督冀少緩如栢貸卿而邀其人回及誓師時如栢以酒讓松曰吾以頭功送汝而奴先得鎬示悉精銳潛伏撫順一路松果爲鄉導所誘後援不至碎首淪没寸骨不存實鎬與栢同謀陷之耳催戰固屬內旨

獨不言將在軍有所不受乎即抗違被逮不愈于敗衄伏辜乎開原失陷如楨永春與如栢同一當死而李維翰于撫順紅旗催戰張承胤欲一見而議而不許卒起敵以致維翰永春並難免首事若依與援抹殺公論將萬世國法謂何○辛丑諭曰朕昔幼時選侍李氏恃寵氣凌聖母以致心憤成疾崩逝朕終天抱痛前皇考病革大臣問安選侍要封皇后威挾朕躬至今念之含憤因避其毒暫居慈慶李氏令李進忠劉遜傳言每日章奏必先奏看過方與朕覽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祖宗家法有此規制否朕

今奉養李氏于噦鸞宮仰遵遺愛不敢怠也進忠等吞庫贜明自干憲典恐外庭未知故諭從哲具揭封進 上又再諭從哲又揭曰事關宮闈不宜輕洩于外惟望益宏聖度無念舊惡則聖德彌光矣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發諭于移宮後不過表明心迹而宰相輙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熊廷弼乞罷疏曰遼自三路覆没再陷開原臣驅羸卒數百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士民謂遼必亡惟辦走計原善鳴泰遣之不行遂哭而返關內謂遼必亡稽餉自備京師仕宦各移家眷南遷中外諸臣議守

山海謂遼必亡今何以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此非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也遼陽城池塌人人皆知難守自挑濠築壩從十里引水以護外修築完固民始湊集閭臣初出亦有修關之議獨于遼陽不可登巳言則是他人爲其非此工作之說也有叛逃十六人及邊而追獲道臣欲曲赦之臣俱令斬此尙威刑之說也如謂斬賊擒王可責于今日之兵將未易言也讒口高張欲臣立功于外必不可幾矣○

廷弼奏　旨解任回籍聽勘初廷弼出關甫至十三站而鐵嶺報失瀋陽軍民盡逃遼陽洶洶無固志廷

弼兼程行路遇逃者諭之歸城有通判劉邦浩閻宗
巳行廷弼取其衣冠褫之勸令閉室又獲一戎裝女
人出城者斬三岔河渡河兵丁而逃者始定役屬軍
士造營車火器濬濠增城令嚴必行一月而守始固
進理虎皮驛如前法又進而理瀋陽移軍守之完
廩既定乘九月深雪密傳赴瀋陽令操操巳即傳赴
固城遂赴撫順鼓吹直入一路皆爲奴所踐躪無復
人跡城中惟存一關廟馬神廟廷弼大哭隨行軍皆
哭尋耀兵分隊返至奉集駐足相度形勢擬移撫順
于代子河南據河爲險用兵三萬屯之先經理奉集

謂奉集完固則遼陽安可徐議復開鐵矣廷弼歸遼日夜督軍士造營車開窰燒磚令軍士人備一大木爲兵合一鑼一鍋以聽後令蓋將以間移三萬人屯[illegible][illegible]順南城也爲科糸所撓竟不果行十月刑科姚宗文會議曰廷弼之罪一年幸虜不來[illegible]謂之有功而爲 皇上之兵計餉計軍資計村堡人民計人材計糜用專殺罔功慢罵失人心必不可處此惟恩惟威聽之 皇上也○黃嘉善罷黃克纘署兵事○武選郎賀萬祚請開屯田以濟兵食○熊廷弼屢爲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所論卽命應嘉

參勘之科臣楊漣諫曰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竊臣即不自愛其職掌而於封疆何哉御史吳應琦諫曰　皇上起廷弼于田間賜以上方委以封疆之任內而司農司馬掣掄之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應嘉三元修德相繼糾科之廷弼盛氣請勘勘者即遣三臣恐無當于事實也○遼將敗奴于灰山○命袁應泰代廷弼經畧○御史鄭宗周奏曰今日所憂不足惟兵食二字一意剝民那借窮而搜括錙銖之取供泥沙之用今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任海內之凋耗而

莫之憂可謂足食乎邊兵調矣土兵調矣檄水兵募民兵罪弁可脫女流可將未統兵而加銜已失律而招撫條議守條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衣甲之需費幾許金錢而不得一臂之用可謂足兵乎國初京營兵四十餘萬今止十二萬占役賣閑過半[illegible]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今減去一萬二千七百餉額十三萬三千九百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餉增而兵減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詎非萬世之利哉○

上命尚書孫如游入閣○丁卯噦鸞宮災○御史傅

[illegible]臯請究崔文昇及查奉御致疾之故不報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臯南御史李希孔各請正文昇典刑
十一月諭督方從哲周嘉謨李汝華幷戒諭言官○
經畧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
錢糧器械一一交有數幷言自丁家泊斬捕而抄花
不久犯自長勇臺撫而煖兎不復交通去秋九月奴
言欲犯遼陽自瀋奉修兵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返
新寨合力拒守其大畧也臣與諸將密議今冬揚兵
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營于
撫順城下環以木城對賊相持別遣毛浙各兵出寬

發川土各兵出清河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一應軍中所需祕辦已具新經畧到遼陽臣細細與言此方畧之交代也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劫着幸聽臣言無輙催促也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報去冬春氷雪賊緩輙鬨然言師老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戰字比見臣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鬨然急急責戰矣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閣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此後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畧必無所措手足爲國家慮也○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

失功罪○南御史李希孔參論姚宗文閱視奸狀以吳攻夷之策並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最可恨者劉國縉專事決裂而挺身護之周永春紛紛月破而危言變詡最不可解者荷戈上二十萬一日而闕點今試置宗文于此使按籍呼名從朝至暮能畢萬人否諸弁或功或罪器械何備何缺城池爲堅爲薄敵無一語而謂叨轉太常非并論列之時前此在閱瓶禁不言則所閱視何事年來賞罰不明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逮總督專制薊遼而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削今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

誰爲國家任勞怨哉○科臣毛士龍道臣方震儒王
允成各疏劾宗文罪○科臣趙時用言瀋陽棄而復
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畧無功但平氣一掛自
明太倉之罄已懸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轉餉
之民愈困京營惟知放砲邊士無一衝鋒但說練兵
何曾得手挨階出半夜之斜封則是枚卜大典可以
聽人攫取首輔既杜門則新㕘二臣人想望其丰采
而尋多模稜權移中官不可不防漸而亟收也○刑
尙書黃克纘請寬內犯王永福姜昇罪且言李選侍
孝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臣願 皇上爲 先帝

[illegible]奈之　上曰移宮自有護送如何輕聽昇言擬罪[illegible]劉又奏因移宮而盗珠寶充淨軍足以正法矣推廣　先帝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念母不涉忘父方爲大孝　上曰卿非黨李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信有之矣○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內蕭然景象凡父老相聚必曰三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原其故則曰貪吏多而法紀疎耳一邑佐貳司捕者以捕爲外府收糧者以糧爲外府形驅勢迫即盗無加上而爲長吏則有罰鍰有羡餘曰苦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言者不諱聞者不驚又上之而方面歲

節有獻生辰有賀賁滿載歸家者總皆百姓之脂膏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高田廣宅彼亦何所不愉快又况乎漏網多也間有二三寒苦未見有九遷異數或[illegible]而益其困頓金穴之子相率嘆其計拙廉吏安可[illegible]也最可嘆者撫按白簡贓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甲科可惜曰末路可新貪吏何不爲也皇祖初政江陵作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猶有今日今一以寛裕從事已倒之瀾寧可問哉○科臣尹同皐請久任責成○科臣成明樞奏飭吏治九議○御史王業浩請安李選侍○都給事楊漣疏述移宮始

才　上曰楊漣志安社稷當日竭力忿爭忠直可嘉
宜昭示中外以釋群疑○乙卯詔曰朕冲齡登極大
小臣工皆朕臣子乃有謗語妄生輕信忝祀訛傳誠
如楊璉所云者　皇考賓天時大臣請朝見朕李選
侍阻朕于煖閣司禮監官設法請出選侍許而復悔
使李進忠請回朕至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進忠將朕
衣拉住不放當時景象卿等親見初一日朕視　皇
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司禮監官以大臣言奏
請再四方許朕出初二日朕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
殿選侍邀朕朝見方許回慈慶宮扈從諸臣所親見

選侍毆崩聖母自知有罪不許朕與聖母舊侍一言
此歎苦衷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氏皇八妹優
厚安享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刑部執奏惟知私
于李黨不顧大義姑且不究可傳諭大小臣工毋植
黨背公自生枝節○南京軍士鼓譟燒毀科臣晏文
輝有○大學士方從哲允免○都給事楊漣乞歸
疏臣妄言宮腋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特賜宣召
一介小臣微圭知于大命彌留之日千載誇其殊遇
乃因備述移宮始末蒙
皇上有忠直可嘉之褒微
臣于此有大不安者垂簾之秘事未聞人井之傾言

矣不得不洗發一番乃臣發揚主德之苦心及訖[illegible]請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諸大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首請御殿受嵩呼者尚書嘉謨而掖皇上之左右者惟賢一燝也臣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担抗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臣之不安三也臣以窮蹇骯髒之人而際　二聖知遇書生之福力至此極矣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乞浩蕩之恩放臣同山農野老共歌咏堯天舜日豈不休哉臣齎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　命○論

禮大學士孫如游尚書周嘉謨黃克纘

辛酉天啓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御史焦源溥請明綱常疏曰鄭貴妃三十年行徑從前諸臣一爭冊立郎紛罪張差持挺禍在呼吸王德完之安孝端何士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　先帝御極之初封后之命不得而冶容進矣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人人痛哭流涕　皇上獨不動念乎移宮始末閣部大臣同與之必不可得而隱也克纘身掌司寇受先帝恩不淺而爲羣犯開罪使其果能執法何不請

[illegible]方異爲忠義吐氣而以縱逆爲平是張差當宥今
奏□經畧袁應泰分布諸將吏于各要地以爲進剿
[illegible]則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尤世功陳策童仲揆
將步騎二[illegible]而高出邢愼言監之淸河則吳世麟梁
[illegible]步騎一萬而[illegible]維翰監之[illegible]則劉光
[illegible]步[illegible]水兵二萬而胡嘉棟監之[illegible]守遼
陽[illegible]臨時調遣具奏奴酋馬[illegible]兵
馬錢糧[illegible]于二月之前以圖大舉○諭發內帑五
十萬付經畧給散官軍○禮科李若珪奏選婿內監
請乞紛紛既欲帶領推算又爲帶領者請勘合何必

兩撥合並行哉此輩騷擾驛路無異虎狼夫曰典制
必其載之會典律令方是而以先年文卷爲憑不容
禮臣封駁中旨所行更何限制哉○御史馬逢皐科
臣魏應嘉各疏論楊漣之去○御史左光斗疏劾孫
[illegible]湖○壬午　上冠科臣[illegible]樞闡成王將冠祝辭
[illegible]上近民遠佞[illegible][illegible]惠財爲規以獻禮科周士樸戶
科[illegible]亂叢各進要言○御史高弘圖陳八患
[illegible]方禮科汪慶百陳新政四要○御史袁化中言時
事之漸可憂有八○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賢[illegible]
○兵科明時舉請責相臣以轉理講臣以啓沃○

科楊道寅陳愼始五要經筵召對票擬節儉賞罰

○吏科成明樞疏酌用才之宜○待選閹人持刀擁擠禁門諭嚴行驅逐○有狂人冐衛士服入朝班顧言命衛司雜治○太常李宗延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一祫祭縉文景帝宜入一祧廟當酌議憲宗孝宗一從祀當去十五王補入歷朝文臣○兵科蕭基奏日正月中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夷畢職阻擱賀總兵收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賀總兵收留安插之報三日中又報黃把都兒帶我投降夷人臣謂遼東年荒米貴自去年巳然何至此時方餧可疑也

夷虜居依草野，有如許車輛牛羊，不住牧彼方，遠來投我，可疑也。據所報夷人五千，牛馬若干，此非一日之□至，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可疑也。犬羊狠戾，自古難□。今李總兵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之，又帖然去，可疑也。即使無可疑矣，狼子野心，萬一約束無方，肘腋甲兵，可慮也。彼既窮困而降，必須日日支糧，備餼供億，可慮也。關市四達，萬一降夷跳梁，咽喉不通，可慮也。間諜不明，奸細竄入，可慮也。降夷果真心投奔否，回鄉陳友良果信否，此當問之光榮也。故人如何光景，安插用何方法，能制黃把都兒之死命乎？

此當問之世賢也往歲委四千金于金台失之女伎弁王猷詐許歲輸致首鬻我使張汝觀一切匿不以報虛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也一降夷也光榮叛世賢不報世賢收光榮不收二將果一心乎果能同攻夷乎此當問之經畧督撫也若本末無定計廟堂誘之邊鄙邊鄙誘之廟堂不幾畫餅充饑哉撫受降如受敵以殘敗之遼而收叵測之降夷具見經畧之無識矣閣臣泄泄置之其眞輕國事爲一擲哉

初熊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

城一角厚撫之而不用爲兵私出者即殺之有賈得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携四[illegible]來內有八歲小兒廷弼取置親近果餌啗誘其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東中携小兒行使人不疑耳窮之乃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開原作內應者也立群之以殉[illegible]世賢久有異志廷[illegible][illegible]疑之使自爲一軍備御[illegible][illegible]使定駐時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實載所贊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歃已而諸將有密啓世賢與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爲此諸君自慎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寬收人譽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來投即

叛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強阻爲監軍高出亦諍曰來降者必彼有所不堪也今奴酋方強何故合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多應泰不聽曰我固欲空其巢耳令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啓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童仲揆前守淸河聞與麾下四人攀崖度鴉鶻關行叢篝中遇一人白奴

酋老寨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屯開原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俘南人置焉老寨去關僅五十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關低易越以楚兵為導願率所將川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腹背之患應泰以為險不應亡何而奴已增高關隘置守淸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不測故奴間不行應泰左右皆間旋即有以仲揆謀報奴也

按降夷內應一愚應泰于遼再愚元化于萊書生之誤國兩見矣戚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

以用毒奈何輕言受降也

閏二月甲戌日暈兩傍有耳若月○丙子黃塵四塞

戊寅復大風霾○楊鎬李如楨論劾長繫○陵軍鼓

譟○兵備項良枓揭稱陵軍脩點僅五百名奉旨

人給二兩該監共散過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挾賞

則假勢市棍凌轢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强討

靑空月糧而不可齊命司禮監勘奏○御史魏光緒

奏巾帨差罪案請擢用王之宷○吏科成明樞請復

行取之制歲一舉行○封皇親王天瑞郭振明王昇

爲伯○初李選侍移宮後御史賈繼春具有選侍雉

經皇八妹入井之揭屢旨嚴責回話張慎言高弘圖王大年各疏救至是令張高王各罰俸○昭和殿災三月兵科蕭基劾姚宗文誤國疏曰媛兎炒化紛求新賞皆歸于王褫之妄許宗文輕信之不過以金帛[illegible]以爲虎墩之妄藉此結[illegible]心耳不思虎酋亦與[illegible]斯構而區區四千兩賂之行五餌之術而揚薪止沸將來愈難收拾首禍其容誅哉○欽恤陣亡將吏劉綎王宣杜松各贈少保予謚廕潘宗顏光祿卿黃汝儁張文炳各僉事餘各贈廕有差○奴酋率衆度渾河首犯瀋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降夷于城外

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賊驅士填塹。我兵[illegible]稍熱。裝藥即噴。賊遂蜂擁過濠。城內降夷應之。開北[illegible]門而入賊。尤世功沒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遼陽。遂陷。○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遏瀋奉之衝。分營札橫河南。賀世賢突至。策開營納之。遂爲所殺。賊衆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戒勿輕敵。仲揆逐之。大戰于河上。斬賊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屛先進渡渾河。諸營畢進。留戚金張明世統浙兵三千陣河南。諸渡河者未成列。奴以鐵騎五萬四面蹙攻之。諸將殊死戰。斬賊

墮馬者三千餘賊郊而後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騎益衆仲揆奮勇潰圍出遣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奴兵强狹不可救不必又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撫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七人賊復圍之萬弩齊發仲揆死敦吉秦邦屏皆死周世祿從西北殺出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浙兵以火器擊之賊死甚衆火器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一時俱殲督按臣張銓檄朱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illegible]泰[illegible]聲援及川

兵渡渾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川兵既敗乃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四散賊是以得萃力攻浙營是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殲亦奴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奴兵乘勝過代子河直抵遼陽城下袁應泰倉卒遣將略無選擇無部分諸將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所領或千或百搭背而出無肯接戰者高出固爭之不聽應泰自出城督戰夜宿營中賊取瀋陽所貯火器砲車結壘城東與我軍營相對發放我軍不支賊以步兵攻西門應泰復入城李永芳遣人請降應泰許之命

豎受降旗于城上奴兵擁至濠邊薄暮城樓火起降夷內應盡樹黄幟大開西門李承芳賀世賢並轎入城民間婦女盛飾啓扉迎奴應泰張銓與分守何廷魁三人坐城東樓銓謂應泰曰巳公尸居游魂致我無一事而死應泰曰公無關分責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當死于此銓下城應泰舉火自焚廷魁返署驅二女二妾入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于都司同知何日乾亦自縊銓爲賊執送李永芳承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反賊耳何官永芳[illegible]婦之賊卒斬之嗷目問金復海蓋州衛悉傳檄而

[illegible]賦。

夏四月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
袁應泰一[illegible][illegible]塗[illegible]當時倡議何人將祖宗百戰封疆。
袖手從[illegible]若不嚴核何以懲後○命僉都御史畢自
[illegible]海王國楨通州護漕○遣主事周鼎等招
[illegible]借大工銀十萬兩修山海城○廣寧致仕通
判黃不剃頭從奴受所賜衣。招搖堡中撫臣執而戮
之○監軍高出自遼陽奔航海歸朝揭請割廣寧
餌西虜以禦奴。御史劉廷宣劾之命逮問○遼東巡
撫薛國用告病。參議王化貞代之○贈遼陽死事將

吏張銓大理卿尤世功陳策少保各賜諡廕指揮僉事崔儒秀何廷魁光祿卿廕錦衣百戶童仲揆都督同知吳文傑周敦吉戚金鄧起龍秦邦屏都督僉事○甲戌發冊迎皇后張氏○獲通奴傳報人劉保磔之

五月戊寅朔立張氏爲皇后王氏良妃段氏純妃○兵部議調四川湖廣土兵浙江民兵共六萬尅期到京○少詹事徐光啓奏曰鼂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既不能戰即當嬰城自守奈何列營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

久徒皆爲敵有反用攻城陴無守兵人知必破
不[illegible]內潰自然之勢及今不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
如前日失廣寧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
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越長
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固守尤爲至急依
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
害之策也○薊遼總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十名
兩人關節逃回十御史江秉謙劾球事權在握不聞
懲奴拮据復蹈袁應泰之覆轍此何心哉乞將降夷
殲之境上以消內患

按應泰方以受降爲奴所責輕擲遼左而珙同有其羿褎然若不聞者乃以受降爲功當國家重任而甘奴夷奸細舉劉莫辨[illegible]於國法何也

諭吏部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降[illegible]外姚宗文險陂傾陷實爲禍始革職爲民

六月何宗彥入閣辦事○熊廷弼爲尚書仍經畧廷弼疏曰國家全力兵將糧餉器械盡擲于遼陽今從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調募製造事本難而視之愈易也諸臣一聞傲報守城門送家眷豈不甚

戶今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錢糧則兵戶爭執不決
勢已急而[illegible][illegible]緩也中外臣工自爲身家計可以
見矣畢竟立異顧套數傲誕彈而莫顧封疆心當同
而搆之愈異也二十萬之安家甲馬銀何在空文調
募此戶部銷兵法也遼餉歲額八十萬今且先其半
而士喪其七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餘金至偎溪
道亦戶部之責也行伍草澤中有英雄堪將宜勅大
小九卿各舉所知○監軍高出胡嘉棟各降級戴罪
立功○御史李日宣請定設宗室聖裔解額○論留
乳姆奉聖夫人客氏于大內○御史董羽宸請崇祀孔

子四世防叔伯夏而上及於契○命尚書王象乾薊遼總督○熊廷弼申明經撫職掌○起故總兵蕭如薰到京○初遼東之陷也軍民洶洶咸思反正日夜望援兵至石城皮鹿諸島屯駐蕩家奴屢招之不從有遼陽生員王一寧子身走朝鮮效包胥哭秦庭事適詞科二使臣事畢未得歸一寧以揭投之科臣惡其聒擾叱之去詞臣劉鴻訓曰彼書生乃如此我輩當愧之因厚其資給使通諭諸島可以假途歸朝者一寧遂得私遊叛將閒說其反正時王化貞駐廣寧聞麾下將有能浮海探島中消息者杭人毛文龍請

方言同輩給之遂承命領二百人駕舟出海探至
徬徨未敢前進適奴酋下檄鎮江將佟養眞令捕剿
長山諸島義兵轉以責中軍陳良策良策領三百人
由太學王一寧以行將謀歸朝海中望見文龍旂幟
遣一寧道意文龍不信良策自入文龍舟請合軍文
龍疑其襲已復不肯一寧曰軍形既露使養眞知而
襲之則事敗矣乃請文龍給良策旗號乘夜入鎮江
克其城而後迎文龍文龍許之良策軍詐稱糧盡自
歸與所善軍將蘇萬義等一時俱起夜縛佟養眞于
廨合詞朋樹文龍旂幟于城迎以為帥各島主李景

先等俱會文龍張後其事上功撫臣王化貞爲奏鎮江奇捷○侍郎鄭以偉會議憲宗宜祧睿宗雖以藩人而親未盡祧不宜速也○給乳母客氏墳地二十頃

授毛文龍參將駐鎮江○熊廷弼奏各處援兵皆不堪惟延綏將何遠主永祚賞登科馬登科傅良臣各帶家丁或百九十或六七十及寧夏將周宗堯家丁六百頗覺精采馬亦肥大其餘皆虛應故事滕王廷祚等泣稱貴脫伮替塞責之狀不堪瑣述而總兵杜文煥挾受國恩丁自邊塞抽選孱弱如此似欺玩○僉刑守將凌久思及正間鎮江衆事甫閉

兵奔赴中道知文龍所爲罷歸奴殺之遂屠金州○
順天鄉試日移於初五放榜于二十二○遣郎中梁
之垣宣諭朝鮮○二十七日 貞皇帝后梓宮發引
九月御史王心一請裁抑客氏及內侍魏進忠恩賚
○鐵山將亦有反正奴驕圍之尚書張鶴鳴奏請偏
師渡河潛襲海州以解鐵山之圍不果○都御史李
宗延劾內使王昇○奴設蓋復金三州總督以劉興
祚爲之復州將單不服統率遼衆萬人赴長山島奴
遣人追擊之遂至鎮江時文龍自得鎮江遽自尊大
諸從義者稍稍失望奴兵至有勸憑城力戰者文龍

應袞先遁丞朝鮮奴將鎮江城屠焚一空各島避難民半受屠戮初時四五十萬僅存二三萬○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

冬十月御史馬鳴起奏言保姆出入禁庭不便命罰俸○吏科侯震暘奏曰頃奉聖諭以保姆遠離而涕泣至忘寢食臣且駭然今 皇上年已出幼外之凝丞輔弼內之琴瑟好逑何戀戀于保姆也昨者梓宮在途千官擁立獨一乘軒在後道路指目曰此奉聖夫人客氏也及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伏壁號慟驚問之知爲 先帝保姆臣咿然興嘆同此掖廷劑乳

厚薄猶天與淵但宮闈何地時出時入內外鈎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不報○科道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各疏論客氏有旨降級調外○尚書張鶴鳴奏除卜年劉國縉胡嘉棟皆經畧熊廷弼舉用今逆賊佟養真的與卜年同族宜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報效嘉棟國縉置廣寧立功贖罪○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河西兵將人人備馬思走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提督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不知精兵幾何羸卒幾何誰爲戰誰爲守也臣苦求撫臣代提督部署惟是廣寧單弱臣深以爲憂○特

發帑金二百萬兩散給遼東將士諭戶兵部樽節
融不得仍前胃破○廷弼奏曰臣初推經畧時慕
言廣寧事成功就宜專任廵撫一似多此經畧者及
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
鬨而危報立至趣臣出關至引郭子儀即日就道之
事爲勸何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山
海一切齊備今天津全未區處登州以道臣之埴多
求忤樞臣而與爲難二方已屬畫餅臣到關僅八日
即馳至廣寧月有六日復到永平　明旨謂經撫料
理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臣實未久也于鎮江捷至

聖諭已詔調度有次第而今云企無者前此乃部臣鋪張以悞　皇上而今則按臣張皇實告也樞臣別無調度惟有驅臣出關一着臣出而樞臣之能事畢矣無一兵一騎之經畧出亦不足以鎮定臣之所望于樞臣者若挈定本兵控調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責經撫同心而樞臣與經畧不宜同心乎其望二樞臣論鎮江事謂當發兵一萬繇海至鎮江二萬繇海州斷奴歸路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繇海州歸路也問明白而後上疏其望三至于報功一節

尤不宜扶同誇張與人點破所犯忌如高出之揭為打成一片可相率而欺者其望四將臣四望體貼倘同于臣臣始得專任東方事矣

十一月戎政尚書李宗延請督各營造辦戰車且言廣寧留用馬匹太倉應停草料全數給發為造車之用○王三善巡撫貴州○套虜從黃古嶺過邊到安塞縣圍延安城三日分掠甘泉合水環縣慶陽民房盡行焚燬所擄婦女畜口財物不計其數牛駝數萬滿載驢騾彌亘百餘里各軍官斂避不敢出擊收拾遺落人口捏報奪回○兵科蔡思充言東夷未靖西

虜又擾以廣寧言之病將如郝秉忠惟有貪詐恇怯尅減軍糧以支公費規陋不能洗革何以督率有方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病不出戍矣然爲虜所聲言欲殺似非媚虜者文煥去而欵仍不成不如責之料理以收功日後登萊防海之兵招募報發未到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俱屬風影或勑另募海濱之士○申飭計典愼咨訪○逮鄭之范追贓抵餉○皇極門成○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營求加銜所領兵部安家銀不即給散遲留旬餘毛兵後至其帥田景坤不能轄下沿途科索於酒肆與湖兵遇遂相

鬪殺毛兵殞命瀏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貪不即點視漫云數

土兵伺候月餘瀏洶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欲盡點土兵之面以别記驗于是統領人樊龍樊虎一呼即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驛丞升

繼胤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選總兵黄守魁參將萬金王登爵悉被殺時舉等踰墻而遁伏尸遍地幾不可數

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大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刧○遵義民少田自遴陽迯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吏徵索嚴急楊氏舊民洶洶思復故土重慶既破夷目羅象乾撤衆回巢楊福等邀之三路進兵直擣遵義署印通判棄城亡走貴州○石砫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賊畧納溪瀘州江安勢如破竹至興文知縣張振德自焚死惟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隆昌璧山官吏望風迯遁賊遂進逼成都○諭兵部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續

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尚書周嘉謨辭朝奏去
國戀主疏　上慰諭之○太僕少卿劉時俊賛畫川
湖雲貴軍務○逮故遼撫李維翰○御史江秉謙奏
曰經撫不和化貞欲戰廷弼欲守耳夫守定可以進
戰戰一不勝而何以守夫人而知之而必曲廷弼以
就化貞嘗授經畧時不曰不從中制乎非經撫不和
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
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果遼事不可無廷弼也不宜
旁撓之果遼事可無廷弼也不必姑存之國家事能
堪幾番會議哉○九卿會議科臣奉詔特起毎事

當責成經臣稱進兵之事人馬甲伏糧草件件打透不過不敢不進疑自沮撫臣欲率兵取海州葢聞回鄉鄭明經之言而動者毛文龍殺奴兵二千未有的據或謂毛能殺奴二千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殊有可疑撫臣絕不疑當[illegible]之勇非經臣所能彷彿也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餘矣至于高出胡嘉楝經撫共薦責令建功贖罪〇關臣向高揭言廷弼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受其節制舉朝之人皆謂難行文龍所報擒斬即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也乞下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申飭將吏一聽

廷弼節制○廷弼揭所答向高書云國初遼東官軍月食其地後屯種荒廢原額僅存無幾仰給度支八十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以遼守遼之說周永春李如楨劉國縉主行之而俱不效今巡撫募鄉兵一萬七千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一遣往鎮武設防而棄甲投戈者屢屢其不得不徵調于內地者勢也三方布置未成便應議裁而歸併廣寧一路爲持久之計○張問達尚書吏部鄒元標左都御史○禮科周朝瑞奏時當向午日輪上直中天而光不射目日上恍有一物可比日大混沌無光伏壓日上非烟

[illegible]盍如吞噴怪風揚沙通天皆赤天變如此若
[illegible]外臣工傾擠不協各快其私深爲可憂○諭兵
部差官往諭經略巡撫同心任事
壬戌[illegible]年春正月乙巳朔○王化貞奏曰去年十月毛
文龍具稟來結後奴必狂逞幸勿拘寒暑不興師之
言十一月臣部兵至鎮武監軍高出請再偵之總兵
祁秉忠亦病臣令諸將各回信地以須後命已而探
得奴精騎三千皆駐牛莊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
以計誘之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可殲也
奴氣必奪有二將願往而經臣下檄于總旗危語恣

臣恐挑釁速禍鎮道亦勸臣且回臣即日西還復按

經臣書吝謂臣何以退恐部科以僕爲口詞也不意

經臣之急于自明以爲職罪今臣與　陛下利顧以

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又願與經臣約怒蛙可式無

推戰士之氣○能廷弼亦奏曰撫臣自許[illegible]萬進戰

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亟如撫臣約乘冰急進併亟

罷臣以正推戰士之氣之罪○化貞又揭用夷之餘

曰遼瀋之陷撫化乘機搶掠職月遣使謂之即許納

欵加賞銀三千六百兩定盟以去虎墩兎憨遣人來

詢因賞銀一千兩撫化問之亦率其五大營來領銀

一萬兩增新賞四千兩餘入大營領去銀一萬有奇小
不啻二千兩一一皆有籍記用處原非得已我不用
而彼反所用不可無此虛聲也○蔭戚繼光子錦衣
指揮○兵部集群臣會議經撫去留言人人殊部
皆嘲議若撫臣一去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必潰西虜
必無所繫宜賜劍加銜委以廣寧之事若經臣威望素
著豈可遠聽優游是在斟酌推用○遼撫臣方震孺
條陳五要一宜教習火器一宜汰去老弱一官多兵
少官有役從糜費鎮守多至二百人則有千五百官
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宜汰去冗官一三道

臣各自錄一軍精核自破一疲敗軍將終難振起宜用新將易之○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藺賊攻犯威州撫臣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劉邦太張僊各領兵守臨邦太至賚陽與賊迎戰不勝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高下殺官兵不支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而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宇居民房舍烟焰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坐困圍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莊田米穀爲持

久圍困之計○命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原因○
禮科惠世揚奏科場積弊大約言考官逐群狎飲以
闘取為戲卷有全未經目者有漫加塗抹一二似看
而實未看者別房搜取闈節狥私止以首篇取中後
場全不問者謄錄對讀採花湊袭之弊鬼蜮多端而
出題每至晨後種種皆宜釐正詔下所司嚴之○戎
政李宗延言邊警聲息已近請整飭京營兵將○奴
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
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化貞策奴必不敢
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殲

騎越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而所在軍遠
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郎中傅國回稱庫已
空半月惟熟計于自經仰藥耳化貞奏稱點金無術
望勑戸部速發新餉○諭中外臣民能擒奴酋者封
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御史林一桂請　上
親閱勞軍○兵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
　詔嘉勞賜蟒衣玉帶尚方劍加太子太保寵之行
○命孫承宗東閣太學士兼理兵部事○何棟如太
僕少卿贊畫○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奴渡河逼
西平堡羅一貫堅守一月夜奴衆被砲擊死者甚衆

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故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畧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赴之一貫自刎○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亟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閧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鬬乃得出得功遂踞

城附奴○廣寧既潰化貞所招虜騎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存遺棄幼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紿募戰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此時氷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奴騎已東歸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按臣方震孺在廣寧尙臥未

起聞撫臣走亦单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
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畧自石屯赴閭陽尋隨經畧
退走關上惟高邦佐帶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而
縊其僕高厚從死焉
二月特命二閣臣爲會試主考後遂爲例○四川奏
報萬縣兵到石柱橋賊兵二百人假稱鄉民混入衆
中殺起其將譚世聰被殺賊遂圍標營于石梯橋與
指揮賀民望大戰斬賊將白鵠子萬縣兵齊出夾擊
賊衆敗去賊分攻什方綿竹諸城各堅守○主事王
之寀追理張差舊案奏稱劉廷元胡士相岳駿聲休

殺當日審擬詿改隱匿朦朧結局按之於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大逆不道馬三道李守才罪在謀危社稷有旨不必追論○閻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三月命解經邦爲經畧辭不赴任削之改命王在晉在晉上言今之任經畧者責任更重不行則以國法繩之既行則以微言中之即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猝灰之人情國家何負于群臣必以人主孤注哉○方震孺奏報覺華島有米豈二十餘萬人民數萬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欲遣人撫之都司張國卿言非臣自行不可臣即

入港夜芝蔴灣泊船。寫牌諭之。遣天壽之婿吳長齎
長陽艄往。八日始得報。奴酋已數遣人至島一二叛
民。已造船欲往。正在猶豫間。而我人適至。天壽一見
即慟哭。生員數百亦哭。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
子兄弟。[illegible]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
以通判吳自科往監之。共收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
牛馬千餘頭。○吏科侯震暘以參論葉向高調外。○
吏科趙時用奏郵廕不宜濫觴。○御史江秉謙劾奏
尚書張鶴鳴明知西虜間諜皆虛。明知戰守參差難
合。而硬爲責備。曰機會可乘。曰過河必勝。不肯付經

畧以節制明明棄城逃走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此一語即寸斬鶴鳴不足贖欺君誤國之罪有肯秉謙調外○鶴鳴奏獲奸細杜茂係李永芳所使逼佟卜年者○大學士孫承宗奏曰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illegible][illegible]嚴以將用兵而文臣招練以武邊備而日增[illegible][illegible]十幕以邊臣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種誕[illegible]因循之象不能追救以一隅勤天下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務在收拾人心以大振之

四月會審熊廷弼王化貞廷弼曰廣寧非我駐札潰不繇我化貞日向使早憑遼河决戰當無此潰○奮

貴衛旅都閫○賊將符國貞爲官兵所敗棄遵義遁歸綏陽將丁文明收復之都司陳一龍收降滑灘賊○賜文震孟等進士○尚書王紀都御史鄒元標卿周應秋具經撫獄詞云化貞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聲聲要戰匹馬宵遁驚魂未定是熱心癡心人也廷弼言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叵測若持左券使堅守右屯亦且不朽而疾走榆關平日何等威風作此舉動比鎬多一逃比應泰欠一死矣○尚書孫慎行追論李可灼事請正方從哲獄

逆之罪從哲連疏申辯有旨慰之○尚書張鶴鳴行邊奏三衛虜衆近塞惟撫賞爲今日第一緊要部將寧遠前所芝蔴灣諸處積聚盡數聽虜人搬取○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天津山海屯田安插遼民○都御史鄒元標奏植立綱常疏請誅方從哲

五月御史周宗建奏論時事一大臣名節宜重登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謂以謝衆一內臣窺伺宜防論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目不識丁而嚬笑之假漸與相親讒攜之端其爲隱惝○王紀鄒元標定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獄

[illegible]三人與熊王携手同遊他日史言書曰是役也[illegible][illegible]尚在冰嶺五人聞風先遯喪地七百里又定李辯翰獄詞云聽奴欵關變起倉卒紅旗一催而二三萬無辜淪没屈指二千百里山河拱手送賊誰實首禍鄭之茫聽周永春手書放兵馬於村屯是開門而揖盜也遂爲逃首犬彘不食矣○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通判賛畫○江西妖人程鵬私藏讖緯刻三十三篇妄言國運撫臣房壯麗捕誅之○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進圍成都○山東鉅野縣民徐鴻儒作亂流刼曹州鄆縣據梁家樓知縣余子翼復

其城○川土兵大集樊龍據重慶七月有餘春水泛漲官兵不敢渡賊守佛圖關二郎關險阨總兵杜文煥將兵集攻忠州判官胡平表率銳士直取佛圖關石砫女將秦良玉繼進大戰三日一鼓奪關賊兵大敗官兵遂至城下○科臣彭鵬雲追理張差獄案劾劉廷元[illegible]上相○尚書孫慎行追理移宮事劾方從哲從哲自請褫奪○尚書黃克纘陳述進藥移宮二事始末與前楊漣等所述無異○御史張慎言劾日彩各疏方從哲罪○尚書張問達覆奏劉廷元罪降級調外

六月浙江撫臣請追䘏方孝孺準與祭葬謚祠○山東賊破鄒滕二縣退判鄭一杰知縣姚文胤遜○泰寧酋虎敦兎虜中之王稱憨者皆于酒色其叔臘毛大專權得衆然老不能自強其下歹青最橫奴齎黃金三百兩貂參數駝購之虎憨與奴陽離陰合歛關索賞○奴至十三站一子墮馬奴以爲不祥遂棄廣寧東歸遼人之不願奴者各保聚于諸島遼地多寄粟西虜撫取之載至關與關民易布關民賴以充給○山東都司廖棟敗賊于武安○吏部題請復職贈廕官九人馮應京吳寶秀李沂曹學程盧洪春王正

志華鈺王翰吳應鴻贈官六十六人顧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鯉傅如禮駱于仁王敎徐本范儁何選楊文煥王之棟葉春初錢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王學曾顧文選朱繼京于孔兼楊天民喬胤吳文梓馮生虞劉弘寶陳嘉訓逯中立張同德蔣偕行劉士詹郭廷彥馬經綸耿隨龍宋燾黎道熠劉爲楫林培戴士衡錢養廉陳泰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翁鎭陳幾杏費必興王士騏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張納陛顧允成諸壽賢薛敷教柴惜○科臣汪慶伯

黃汝楠沈惟炳方有度各疏論進藥移宮事請定彥
從哲李可灼崔文昇罪○四川總督張我續奏報保
守完城州縣官翁登彥楊汝昇吳弘業韓應龍程學
程謝奇舉曹元龍冉岑鍾文娟九人死事官文吏張
振德徐大禮王頤甫左重洪維翰趙愷武吏翟英韓
應泰李世勳張羽鄉官龍盡倫十二人○尚書張問
達汪應蛟公疏言方從哲黨庇李可灼崔文昇罪○
科臣沈應時魏大中沈惟炳各疏執春秋弒逆大義
責方從哲○侍郎張經世陳邦瞻等卿蕭近高等科
劉弘化韓繼思等道劉芳疾惲等少卿高攀龍等各

議從哲之罪大約言張差之挺美姝之進大黃紅鉛之藥相逼而來輔臣處之恬然力爲掩護君父生死忍聽小人嘗試舉朝攻發明示優容得罪 皇祖
皇考不忠之誅允宜速斷

七月守備葛秉忠與妖賊于夏鎮之東門兵備施天德遇賊于徐州不能北渡斷糧盡援絕兵遂潰賊乘勢破夏鎮 ○孫慎行上 ○太常少卿高攀龍復追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罪有旨切責罰俸○冊范氏爲慧妃○內旨諭部臣佟卜年爲佟養真報仇投陶朗先處監軍謀害毛文龍令文龍所獲奸細劉一獬杖

廣問供李永芳書通卜年刑部尚書王紀不即問理照是狗私賣法着革職爲民○淫雨壞山海邊墻○川賊投訴賛畫劉時俊通賊事張我續奏之命逮時俊究問○沙灞將姚文慶率鄉兵破賊于韓莊奪回糧艘潜兵驅斬夏鎮屯賊運道始通○尚書孫愼行稱病回籍○山東大雨連日總兵楊肇基乘雨破賊于兗州城南遊擊將紹芳都司廖棟分兵夾攻之賊奴千餘人遁丞至横河山水暴發賊淹奴無數○兵尚書黃克纘回籍

八月大僕少卿滿朝薦奏曰遼廣失陷臣郡人之在

軍者臣訪得其詳遼陽之陷錄于袁應泰之納降夷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未聞有奸細獻城之說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化貞脫卸地耳王紀訪知的實不肯殺人媚人耳多年議確之犯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人反姤深而苛督執法如山之司寇革職不惜獨眷于三十劾疏之閣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焉有此顛倒乎賦輸軍貲皆民膏血乃棄城數撫擲三千萬巧騙撫贊銷三十餘萬重疲省郡步步誅求有是顛倒乎閣臣票擬主持淸議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

矣見有殛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遞加罰矣平章謂何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　陛下一至此也疏入革職爲民○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羈縻登鮮聯合實爲恢復要著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三千兵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韶居之三山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州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船五十用遊擊居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

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守海州石城沿近小松島以遼兵二千兵船二十用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盖州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里以遼兵三千船二十用程攸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距鮮鎮寬奠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尤景和相機直入奴寨速給芻餉三十餘萬挑選遼丁二萬募浙兵精火器者萬人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以襄恢復至計去冬奴賊知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寧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多爲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

之

按文龍海中布置紙上若有可觀歲費金錢幾萬萬究竟金復海盖鎮江寬甕長爲奴有文龍不能爭尺寸地而無歲無季不報捷捷疏朝上而賞賜夕下舉朝明知其欺僞而莫敢綜核之其故誠不可解且所奏捷者不言深入千餘里則言擒斬數千人師進不鬪餽糧假道戰勝則安歸海島登奴衆盡堅壁不出者乎以此語常法實難信矣軍政禁係兵官不得自報功登預料是歟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無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

經畧王在晉改南兵尚書○閻應泰巡撫遼東○總兵達奇勛等釋放立功革在遊總兵薛來胤回衛

九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創講院于長安西街與副都御史馮從吾等立會講學兵科朱童蒙論其不急恐起門戶之漸欲元標等修職業惜精神以東林為戒元標從吾各疏言講學有益于治理各求罷不允○太常卿朱光祚請撿脩禳袗○吏科甄淑請文武一例殿試以尊主權○諭禮部 光廟選侍李氏冊封莊妃

十月川督張我續奏捷進所斬樊龍首及從賊石承

高等三十一人○贈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世千戶
○四川巡按張論奏報遵義復陷○命督欽總川湖
貴官土兵進勦○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讀部咨
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
緩征撲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擒之未遲等語恐撫
之一字悞封疆不淺也安酋自二月統領苗仲圍城
今五閱月矣惧士民之困守環城墳墓無不掘矣今
日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殺一堡劫
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播種無地運米無門城內
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清平壩安莊烏

撒安南普安定番貴房矣陷安順廣順龍里畢節赤水矣殺副使孫克恕推官徐朝綱知州鄭鼎矣此叛耶非叛耶普安邦彥叛而奢氏母子未叛也二月內賊困普安急滇撫遣將李天常將兵四千援之意主招安賊首羅應奎率衆詐降迎西盤江渡口誘至叠水賊伏四起遂全軍覆沒此撫之驗也近撫臣所遣招撫官入安營者皆已被殺撫豈易言哉敢以一言道破則全黔幸甚○贈袁應泰兵部尚書廕千戶世襲

○山東巡撫趙彥奏捷總兵楊肇基報稱六月平嶧縣劉城曲阜之圍七月平夏鎮紀王城嶧山巢穴。

復滕縣大小三十餘戰鄒縣圍久未下於十月內四面攻之賊首徐鴻儒出城就縛○左都御史鄒元標致仕上去國情深疏○修撰文震孟疏陳勤政講學之實大畧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爲功名頽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昧爽臨朝鴻臚引奏跪拜起立而已竊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當以次白事獻可替否 皇上與輔臣商决焉不惟聖智日練即諸臣亦可試其職守若僅周旋進反覜畢朝儀安取此鴛行爲也經筵臨御史臣進講鋪敘文辭而已竊意祖宗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間

閻隱微無不諮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近習無緣蒙蔽若倢尊嚴若神祇成故事安取此展書爲也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而耳目所觸發自不越于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豈若一[illegible]洋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踰制屢煩中旨傳宣典範盡蔑爲弁髦有罪不誅而失機成案更來衆議紛擾憲章悉付于葛藤更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背道德以逐名賢此豈淸世所宜哉疏入未下庶吉士鄭鄤奏曰震孟一疏未嘗報可是留中之漸也留中者壅遏之萌也壅遏者竊弄之機也臣觀史冊中

在亂之萌有二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以肆斥大臣機關使人駭留中以陰淆聖慮徑竇使人疑願　皇上早圖之也有旨切責各降級調外

十一月冊封　光廟選侍劉氏為貞靖賢妃○大學士葉向高請宥文震孟鄭鄤不允○御史蘇琰疏理財三要一明示會計之數以相稽一酌本折之宜以省嬴一究侵冒之贓以塞漏○御史蔣允儀請除立枷苛政○論復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官○貴州賊符國禎等窺板角關大掠村屯○李可灼遣戍○贈徐可求官廕世千戶

十二月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苦守貴陽已歷四序自援兵甕城失利賊逼營城下塘報絕迹城東隅數處山岡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城樹官兵設計燬之東南隅架廂進攻益急糧米罄于六月至八月而民間之米又罄父子母女竟相食矣白骨處處成堆炊十爨盡士民尚欲固守亦古今未有之人情也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藺交叛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竟未遣一兵至亦未發一粒至求救之文疾呼而不荅有謂其故意延挨希圖賄囑

御擄者至于總督張我續奉旨援黔亦無一兵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此際惟有神兵旦暮閒從空而下或可救援臣與張許結友于地下矣○左都御史趙南星論人臣服官之義以職業操守二者程其才品○加山東巡撫趙彦兵尚書銜

天啓注畧卷十三終